

債血里場東

劉克林著

大百報社出版

著 者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總 經 售

1—12,000

劉 克 林
大 公 報 社

天津和平路二四一號

大 公 報 印 刷 部

天津四平道一號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天津和平路一九一號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

定價人民幣五千元

目錄

(一)

一、我們要爲張子龍復仇

(二)

二、寸寸都是死亡

三、老人歸來了

四、人是怎樣變成瘋子的

五、不能再等下去了

六、出去！用一切辦法出去！

七、歸來人員的今天和昨天

八、又逃出來一個

九、除夕歸來

十、三兄弟的悲慘遭遇

十一、在最後一刻冒死歸來

(三)

十二、他們有祖國

十三、毒籐

十四、繩索

十五、謀殺者的謊言

十六、誰養的野獸

(四)

十七、在十五歲戰俘的面前

十八、人與獸

十九、人渣

二十、在法庭上

二十一、擠檸檬的美國記者

二十二、迪安在板門店作了些什麼？

二十三、和美國人說話

(五)

二十四、住手，美國人口販子！

二十五、一個僞善的文件

二十六、美國強盜要下毒手了！

二十七、陰雲

二十八、一月二十日在東場里

二十九、「爲了和平，我們留在這裏！」

(六)

三十、和平的前哨——開城

我們要爲張子龍復仇

二十一歲的四川青年陳興隆，從東場里戰俘營回到祖國懷抱已經一個多月了。平時他總是笑嘻嘻的，但是，只要一談到張子龍，他那烏黑的眼珠就燃燒起憤怒的火燄。一個多月以來，他時常在睡夢中看見張子龍臨死時的形象：頭上的血窟窿，背上的肉坑，胳膊上割掉肉之後顯露出來的白骨，以及只見眼白不見眼珠的淒慘的雙眼。每逢這樣的時候，他就驚醒過來，自言自語：

「張子龍，我們回來了，你却永遠不能回來了。我們今生今世不會忘記你受的苦楚。我們一定要給你伸冤報仇！」

蒼茫的黑夜，朔風吹襲着開城附近的山陵。漢江流過朝鮮西海岸冰封的原野，注入大海。隨着波濤滾滾的海浪，陳興隆以及許多目擊張子龍被敵人殺害的歸來人員的誓語傳向大海彼岸的祖國，傳向在那壯麗的土地上生活着與工作着的億萬同胞！

他死在東場里

張子龍死在東場里，他在遭受了十幾種酷刑之後被掏出心肝。他最後停止若斷若續的呼吸，是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那時距離我們的國慶節只不過四十八小時，北京人民剛剛度過興奮的節日假期，還在回味着成羣飛過天安門的白鴿以及成千的孩子們揮舞着桃樹林似的花朶。

陳興隆親眼看見張子龍被毒打，被凌遲。

十月二日上午，東場里戰俘營二十八號營場的特務強迫戰俘舉行所謂「反對印度人打死愛國青

年」遊行。張子龍不願意喊反動口號、舉國民黨匪旗，特務推他一把他才走一步。特務強迫他罵毛主席，他堅決不理，被打了一頓耳光，他憤怒地說了一句話：「我不罵！」後來，他就被抓出隊伍，立在帳篷旁邊，兩腿半彎，頭上頂一碗水，手裏端一盆水，眼睛直視太陽。動一動，掉一滴水，就是一棒。陳興隆看見他站得臉色煞白，黃豆大的汗珠往下滾。下午，張子龍被拉到「中隊部」。他是怎樣被毒打的，沒有人看見。陳興隆坐在自己帳篷裏，隔「中隊部」只有幾步，聽見張子龍隔幾秒鐘就慘叫幾聲。

午夜，三個特務把張子龍拖回來了。陳興隆一看，哎呀！他已經失去了人的形象。頭上一個大窟窿，咕嘟咕嘟地流着血，臉上的血和泥混雜在一起，抬不起頭，也直不起腰，被特務扔在鋪上。陳興隆的鋪位跟張子龍的鋪位只隔着三個人，這慘狀刺激得他不能合眼。他聽着張子龍模模糊糊地哼着：「我——要——吃——飯」，「我——要——喝——水」，但是特務不許人們給他飯和水。整個帳篷陷入極端恐懼的氣氛之中。一夜，陳興隆沒有睡，別人也沒有睡。

十月三日，天一亮，劊子手「三中隊長」掀開門簾衝進帳篷。他手裏提着大木棒，指着張子龍，叫一聲：「張子龍，你今天準備死！」張子龍早已聽不清楚什麼了，陳興隆心裏好像被鬼抓了一把：「他怕活不成了！」吃過早飯，垂死的張子龍又被拖進「中隊部」。只聽見打得乒乒乓乓地響，却聽不見張子龍的呻吟聲了。

不久，同小隊的田更生被特務叫去「參觀」。田更生回來的時候，腳步發顫，臉上冒冷汗。「三中隊長」強迫他向大夥兒「報告」。他說：「張子龍身上已經燒着了。褲衩上灑了汽油，臀部燒着了。」痛苦的淚水在他的眼眶裏轉來轉去，就是不敢掉下來。他實在說不下去了。

上午十點鐘左右，陳興隆被叫去「參觀」。一腳踩進「中隊部」的帳篷，就好像到了陰曹地府。

抬頭，看見張子龍全身衣服脫光，雙手雙腳被細綁，吊在橫竿上，胸部和腹部朝下，頭高脚低。兩個胳膊上扎了字的地方，肉都被割掉。右臂的刀口有半個胳膊長，露出了混雜着淡紅色的白骨。背上，原來扎着匪旗的地方也被割掉了肉，成了橢圓形的肉坑，裏頭是一汪汪發紫的淤血。臀部燒成了黑黃色，好像燒焦的柴火，上面撒着糠稃燒成的黑灰。有的地方裂開了，裏頭是紅的。這時，張子龍臉上東一塊血，西一塊血，沒有血脈的地方是烏黑的，已經不像個活人了，眼睛半閉着，看不見黑眼珠。但是，他還沒有死，他的腳還在抖動，身體也還在扳來扳去。陳興隆的背脊冷得好像浸在冰水裏，兩腿好像站在棉花上，心裏慌得受不了。他一低頭，看見地下已經挖了一個二尺寬、四尺長、二尺深的坑。這時，特務拿起一把連柄六寸長、兩指寬的雪亮的尖刀，朝張子龍胸前的字，然後對準他的胸口一刀劃下去，直劃到小肚子底下。陳興隆心裏「砰」地一聲，耳朵嗡嗡地響，他看見張子龍胸腹之間的皮肉隨着刀口離開了兩寸寬，小肚子下面露出白色的腸子！這一刀，正像劃在陳興隆自己身上。顧不得特務的威脅，他的眼淚花花地流下來，腿軟得再也站不住了。特務揶揄說：「你知道害怕就行啦！出去吧！」陳興隆踉踉蹌蹌跌出去，好像從惡夢裏逃過來。

不，我不能嚇下去！

懷着比鉛還沉重的心情，陳興隆又被迫去「遊行」，繞着帳篷像鬼魂似地轉來轉去。記不清多大工夫了，走到三中隊部門口，他看見「中隊部」的特務用國民黨報紙點燃了火，架起一堆木片。火上面放着一個直徑五六寸的黑鐵盤。走近兩步一看，鐵盤裏正在炒着片片掛着白油的肉片，爆得噼噼地響。再往伙房後面一看，另一堆火上架起一個五寸多高的罐頭筒，用水煮東西。過了一會，「三中隊長」提起煮好了的一塊棕紅色的東西往「中隊部」跑，後頭跟着幾個特務。

這就是張子龍的心肝！

「遊行」結束了。「十一小隊長」提着鐵頭筒，「三中隊長」一手拿刀一手拿着張子龍的肝子，走進了陳興隆他們的帳篷，肝子還在冒着熱騰騰的白氣。「小隊員」們被迫並排坐在自己的舖位上。「中隊長」用尖刀把人肝切成小拇指大小的一塊塊，走過每個人面前，強迫每個人吃一塊。

人肝的腥味瀰漫在帳篷裏，每個人的臉色都陰沉得可怕。「中隊長」像個魔鬼，出現在陳興隆跟前，遞給他一塊：「吃吧！這是敵人的肝子！」陳興隆五臟六腑揪成一團，顫巍巍地接過來，一狠心放進嘴裏，腸胃立刻翻騰起來。

「張子龍，好同志，我怎麼忍心嚼你的心肝！」陳興隆想到這裏，就偷偷地用舌頭把那一小塊肝子推到牙根後面，假裝嚥下去，躲過了特務的監視。

強迫吃人肝的慘劇過去了。陳興隆跑到廁所，吐出了張子龍的肝子。他默默地站在鐵絲網面前發痴：「人吃人，從前只是聽說過，今天親眼看見了。人吃人，這是什麼世界！」整天整夜，他的頭腦昏沉，吃不下飯，也按捺不下恐怖、憤怒和慚心揉雜在一起的感覺。

殺了人，吃了心肝，劊子手的兇劇還沒有結束。「三中隊長」和「衛生指導員」把割成了一片片的張子龍的肉和耳朵放在帳篷布上，曬得烏黑，然後用繩子連成一串，繞在手上，走來走去吓唬人。他們說：「帶到台灣留個紀念。」走過的地方，俘虜們都偏開頭或是閉上眼睛。二十歲的「小鬼」路明雲，一看見那串烏黑的東西就吓得跳起來，一口氣跑了好遠，夜裏做夢哭醒過來。

有一天，陳興隆單獨和田更生在一起。

陳興隆說：「要報仇！」

田更生咬着牙根回答：「不會忘記的！」

這是什麼味道？

張子龍死了，帳篷裏再也看不見那個瘦長、沉默、遍體傷痕的江蘇人了。特務殺人的當天晚上，尤學和跳了鐵絲網，緊跟着，黃立超也逃出去。特務殺人殺得眼睛發紅，白天、晚上都增加「警備」站崗，一個監視一個，帳篷裏的空氣滯重得好像凝結起來。人人心裏都刻下了張子龍慘死的形狀；人耳朶邊上都迴響着張子龍最後一夜在這個帳篷裏遺留下來的呻吟；但是，誰也不敢提起這回事。憤怒和恐怖淤積在陳興隆的心頭。千言萬語，向誰去申訴呢？一連多少日子，他的胸部感到氣脹。白天坐在鋪位上發呆，夜裏惡夢接連着惡夢。只有一個問題反覆地纏繞着他：「什麼時候能够逃出去，把這血海深仇向親人傾訴呢？」

日子像泥河似地向前流。灰黯的二十幾天過去了。十月二十九日，吃過中飯，陳興隆忽然聞見一股從來沒有聞過的味道，從帳篷外面傳進來。他幾乎把剛剛吃下去的半碗飯嘔出來。

這是什麼味道？

伙房的盧凱親眼看見這是怎麼一回事。張子龍被殺害以後，特務就把他的屍體埋在「三中部隊」。十月二十七日，特務聽說中立國要來調查這件事，匆忙把屍體移到「二中部隊」。那天，附近帳篷的人也會聞到刺鼻的臭味。十月二十九日，特務爲了徹底消滅罪證，又把張子龍的屍體從「二中部隊」刨出來，分成三堆，兩堆在伙房裏燒，一堆在鐵絲網邊上燒。盧凱是伙房小隊的隊員，那天不當班，但是他就住在伙房旁邊的帳篷裏，他親眼看見「八小隊長」掀開第一口鍋，把一塊塊腐臭的骨肉放進灶裏，先燒起來；不久，伙房「二班長」又掀開第二口鍋，把另一堆屍體放進爐灶，也燒起來。這時，屍體的味道，汽油的味道，就傳遍了整個營場。伙房的煙囪裏冒出了滾滾黑烟，飄散在東場里鉛灰色

的陰沉的天空。天，快要黑了。

盧凱當時的心情是異常沉重的。他想：「這些強盜，想要燒掉屍首逃脫殺人罪！」他也十分焦急：「屍首燒掉，將來怎麼伸冤呢？」乘着特務不注意，他溜進了伙房，打算偷偷地撈上一撮骨灰，藏起來，有機會逃出去就有了伸冤報仇的實憑實據。可是，他剛剛走進去，站了幾分鐘，特務發現了，吆喝：「沒有事的人給我出去！沒什麼好看的！」盧凱只好走出來，站在帳篷外面生悶氣。屍體的味道臭得難以忍耐，他戴上了口罩。殺人兇犯「警備隊長」看見了，狠狠地罵道：「人家動手燒都不怕臭，你他媽的這麼嬌貴！我看你是故意搗亂，生怕別人不知道燒屍首！」忍着滿腔悲憤，盧凱只好摘下口罩來。

恐怖、噁心的屍臭瀰漫在二十八號營場，沒有人能够不痛苦。第二天，燒屍首的爐灶上又煮飯，還是那兩口被屍體的臭味薰了整整半天的鍋，屍臭和米飯的味道揉雜在一起。許多人整天沒有吃飯。

屍首燒了，罪證毀了，怎麼辦呢？第二天，漁民孫才生逃出了鐵絲網。盧凱的心情好像密層層的陰雲射進了一縷陽光。「有人回去報信了！知道他們燒了屍首就有辦法了。」

中國人 硬骨頭

在祖國溫暖的懷抱裏，當慶幸着自己活着歸來的時候，從二十八號營場回來的人們不能不想到張子龍，痛心地懷念着張子龍。陳興隆、盧凱，被張子龍血肉模糊的慘像嚇倒在地下的老漁民張善良，親眼看見張子龍頭上被釘進大鐵釘、耳朵被小刀割掉的漁民孫才生，親眼看見「衛生指導員」用圓鋏把張子龍的心臟扒出來的阮青，親眼看見CIE特務張運賢指示「大隊長」張宇旺謀殺張子龍的信件，的常中信，十一月一日和二日在二十八號營場外面指認殺人兇手的黃立超、尤學和……，只要是二

十八號營場出來的，只要是和張子龍一起過過苦日子的，都這樣說：

「他是個中國人，他是個硬骨頭！」

對慘死的難友的回憶，是令人忍不住眼淚的。陳興隆今年一月中旬從釜山被押送到濟州島，就一直和張子龍在一個小隊裏。那時，張子龍已經先後爬過三次鐵絲網，堅決要去直接遣返戰俘營。每一次，美國人都把他捉回原營場，特務狠狠地折磨他，說他是個「瘋子」。可是，當陳興隆看見他的時候，絲毫也不覺得他瘋狂。陳興隆說，張子龍是個瘦高個兒，面孔端端正正，挺清秀的。儘管終年吃不飽，挨打受氣，黑眼珠還是發亮的。他不多說話，常常架着腿，沉默地看書。偶爾說說話，是江蘇口音。

張子龍從來不向敵人低頭。他手無寸鐵，唯一的武器是沉默，可怕的沉默。敵人叫他唱反動歌，他不唱；敵人叫他喊反動口號，他不喊；敵人叫他辱罵自己的領袖，他閉緊了嘴，一聲不吭。任何刑具都不能使他開口。他那受盡各種折磨的孱弱的身體，像一座推不倒的山，矗立在敵人面前。

張子龍從生到死所受的罪，集中地表現了志願軍被俘人員在敵人手中的令人熱淚橫流的苦難。

他長期挨餓。在濟州島，有一次到碼頭去扛東西，餓得腸子揪在一起。路上，他拔了些野草，回去找了個爛罐頭筒，架起火來燒。「小隊長」走過來，一脚踢翻：「草也不能給你吃。」張子龍站在那裏，沉默得可怕。慘死以前，他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陳興隆永遠不能忘記十月二日晚上張子龍

「我——要——吃——飯——」的細鐵絲似的聲音。

他長期作苦工。在濟州島扛石頭，特務常常叫兩個戰俘滿頭大汗地抬起七、八十斤重的大石頭壓在他身上，強迫他從大門口扛到工地，走不動就是一皮鞭，像對待驢子一樣。下大雨的天，叫他淋着雨在帳篷外頭不斷地擦罐頭，剛剛擦完，一身濕漉漉的，又罰跑步。但是，大石頭壓不斷張子龍的脾

子，也壓不出來他向敵人求饒的聲音。他仍是可怕地沉默。

他受過各種酷刑。毒打對他說來已是極其平常的事。他的左臂、右臂、胸部和背上被特務強迫刺了二十來個字，還有匪旗、匪徽和匪軍徽。刺字的時候，一羣特務把他按在床上，用毛毯蒙上頭，三根針扎得他周身流血。他也曾經多次被離奇地折磨，譬如，手舉着裝滿五加侖水的鐵桶，彎膝站在小木條上，動一動，滴一滴水，特務就用棍子敲打他的關節。一個多鐘頭之後，滿身大汗倒下去。到了東場里，特務對他的折磨是日夜不停的。有一次，特務強迫他說「回台灣」，他沉默，招來一頓毒打。當天晚上，特務脫光他的衣服，叫他整夜站在帳篷裏，第二天天亮了也不許睡。他就這樣站着，一小時又一小時，度過黑夜和白天，最後昏倒。過一會，特務又把他拉起來，還要站！但是，張子龍堅決不說「回台灣」。

誰說張子龍是「瘋子」？他一點也不瘋顛。他曾面對着敵人瘋狂的折磨高呼「毛主席萬歲！」在每次受過酷刑之後，他也總是悄悄地叫幾聲「毛主席萬歲！」來治療自己身上的創傷。憑着這五個字的支持，他活下去，在敵人的踐踏下活下去，流着血活下去！

他熱愛祖國，不幹一件玷污祖國的事。他熱愛家庭。難友們聽他說過，他的家在江蘇，有妻子，有兩個男孩。談起自己的親人，他那長期沉默得可怕的臉上就浮現一絲笑容。他也熱愛難友，儘管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皮開肉裂，他從來沒有暴露過任何一個人，而是自己把苦難承當起來。

他不是「瘋子」，直到被掏心慘死，他的心清醒地朝着祖國。同營場的朱康賢親眼看見：特務拿着尖刀對準張子龍的心，問他，「還堅決不堅決？」張子龍最後一次用盡全身力氣，抬起頭來，看看周圍的人，說了兩聲「堅決！」他的聲音是那樣微小而顫抖，又是那樣巨大而堅定，殺人兇犯的面色嚇得灰白了。

他是中國人，他是貧農出身、熱愛祖國的志願軍普通士兵，他是堅決要回祖國的人，他是面對死亡而毫無懼色的硬骨頭。

這就是美國人指使特務折磨他，殺死他，並且把他的心肝掏出來的原因。

億萬人怒吼：復仇！

不！我們的人是不能隨便被殺死的！我們的鮮血是不能白白地流的！當祖國的孩子們正在母親懷抱裏發出柔和的鼾聲的時候，當鞍鐮的七號高爐正在噴射着金色的火星的時候；當江南原野——張子龍的故鄉正繚繞着姑娘們的歌聲的時候；張子龍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他的屍體已經化成一股黑烟了。他，只活了二十六歲！

一個多月以來，陸續從東場里二十八號營場逃出來的人們天天盼望着對殺人兇犯的審判。歸來人員招待站昂揚着復仇的鬥志。陳興隆說：「兇手是逃不脫的！一滴血，一塊肉，我們親眼看見的！」盧凱說：「我們有一句說一句，千真萬確，誰也抵賴不了！」七十多歲的老漁民子祥發咬牙切齒地說：「這回要跟他們幹了！叫他們償命！」四十六歲的漁民孫才生激動得滿臉通紅：「抵賴？看誰抵賴得了！我親眼看見他們往張子龍頭上釘鐵針，割耳朵。難道我的眼睛瞎啦！」聽說美國人要派「辯護律師」給兇手開脫罪行，慘案的目擊者們氣得聲音發顫。辯護？難道讓兇手給兇手辯護嗎？誰不知道帶頭毒打張子龍的就是美國人？誰不知道誣騙張子龍是「瘋子」並且指示特務往死裏折磨張子龍的就是美國人？誰不知道下令「處理」張子龍的正是美國CIE學校？誰不知道剖開張子龍的胸膛的尖刀上鐫刻着「U.S.S.R」字樣？美國人應當站在被告席上，他們還有臉來辯護？

兇手和主謀者是永遠不能逃脫的！親眼看見自己的難友被凌遲的人，在板門店當着各國記者控訴

過，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五個中立國的委員們面前控訴過，在開城向祖國人民慰問團控訴過。一遍又一遍，張子龍被殺害的血肉模糊的事實早已傳到祖國，傳遍世界。他們的控訴立刻得到祖國人民強烈的反響。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控訴會上，聽到慘案經過的慰問團人員激動地流淚。一位文工團負責同志站起來，用沉痛的語調向聽控訴的文工團員們說：「同志們，我們不僅要牢牢地記住敵人的殘暴，而且要把這血淋淋的事實告訴祖國每一個人。我們要復仇！」

十二月一日，歸來人員張永斌收到一封信。這封信來自嘉陵江濱的重慶。一位稅務工作者在他的信裏表達了他對敵人殺害張子龍事件的火鑪般的憤怒。這封信，走了二十六天，跨過祖國的千山萬水，越過朝中邊境的鴨綠江以及飽經苦難的朝鮮山河，到了開城，到了張永斌手裏，到了所有歸來人員的心中。這不只是一封信，而是千萬封信；這不只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祖國億萬人民共同的排山倒海的聲音：

「爲張子龍復仇！」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寸寸都是死亡

東場里的鮮血和白骨，向全人類發出控訴！

在這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管轄下的戰俘營，美國軍事當局指彈明蔣、李特務蹂躪了起碼的人道，給戰俘安排了寸寸死亡，給朝鮮的和平埋下了定時炸彈。今天，在印度支那協定取得美方同意之後，我方對人民軍戰俘的解釋工作開始了；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也將調查志願軍戰俘張子龍被特務挖心殺害的

慘案，但是，如果戰俘營裏情況依舊豺狼橫行，那末，一切都會受到阻礙。戰俘營裏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人們都記得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那裏有一個焚人爐，終日冒着人類骨肉化成的黑烟；在東場里，有無數埋人的土坑，隨時埋下半死的人和他們要回祖國的不死的願望。人們都記得蔣匪的重慶渣滓洞集中營，那裏曾經用機關槍和汽油殺死和燒死成百的人；在東場里，人被慢慢地處死，被按着時間施刑，被挖心，被割肉。地球上任何醫院的職責都是拯救生命，在東場里，營場醫院裏雪白的被單覆蓋着被綑着凌遲處死的人。人類概念中的學校，應當是教育人、培養人的所在，在東場里，CIE「學校」發出的不是教科書而是殺人的指令。東場里，開城東南的朝鮮山村，已經成為混雜着歷史上各種殘酷刑罰的活地獄，成為整個人類的恥辱。在這裏，成萬的人的生命都像一層一彈就破的紙，他們日夜渴念着人的生活。

正當架着金絲眼鏡的美國外交家在世界各地修談「人道」和「文明」的時候，正當紅光滿面的迪安在距離東場里不遠的板門店朗讀着「朝鮮的和平」、「美國的善意」的時候，地獄裏的奴隸不斷掙脫死亡，經過各樣的道路活着出來，傾訴了海樣的冤屈，火樣的仇恨！

東場里，寸寸是死亡。

原來被拘留在東場里營場醫院四十四號帳篷裏的志願軍歸來人員王憲章，就曾經被死亡抓住了頭髮。他在開城休養所的小山上，面對着秋天的朝鮮山河，激動得顫抖地說：「再晚一兩分鐘，我的命就完了！」談到特務非人的折磨，他咬緊了牙齒；談到活着回到祖國，他的喉嚨哽咽。

兩年零七個月的戰俘生活，王憲章像所有朝中被俘人員一樣，受盡了苦難：壓死人的苦工，吃不飽的飯，動輒得咎的暴打。到了東場里，他被推到死亡的跟前。十月二十日拂曉，鄰床與他熟識的志

願軍被俘人員王祥貴爬出鐵絲網，要求遣返。清晨，特務就把王憲章反綁起來，審問：爲什麼放王祥逃走，在營場中組織了多少人準備回大陸。晚上，匪徒門把他全身脫光吊起來，吊得骨頭喳喳地響。每五分鐘打他的腰部兩棒，每十分鐘向他的胸、背各潑一碗涼水。兩個鐘頭之後放下來，灌好幾碗辣椒水，鮮血隨着辣椒水一起湧出來。跟着又吊第二次，用滅火器往肛門裏灌涼水。王憲章心跳，氣喘，朦朧地閃過一個念頭：「我活不成了！」第三次吊起來，王憲章已經不能說話，這時特務向他提出要活命的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要在頭上、臉上、背部、胸部和兩臂刺上二十三個反動字和蔣匪黨徽。王憲章周身發抖在紙上寫：「嗓子壞了，心裏發涼，要暖一暖，放下來休息一下再答覆。一夜酷刑，天亮了，特務把王憲章放下來，抬到床上，然後宣佈他的死刑，廁所後面已經挖好了五尺長的埋人坑。」

死！王憲章的心、肺突然被這個恐怖的概念壓成一團，猛然迸發了出奇強烈的要活下去的意願。要活！要活！「逃脫了是我的，逃不脫是你們的！」他兩次掙扎着要求出去小便，特務量他不敢逃，四個人押着他走向廁所。快到鐵絲網了！王憲章抓緊特務監視鬆懈的一刹那，集中了遭受酷刑之後的孱弱的體力，一把抓住第一道四、五尺高的鐵絲網，跳了上去。他剛剛落地，特務已經發現，石頭雨點似的扔來。王憲章和死亡賽跑，只想著「快跑！活命！」跳上了第二道鐵絲網；這時特務已經跳過第一道鐵絲網，帶刺的木棒打在他的皮鞋上。負責警衛的印度兵搬動槍機，特務不敢再追，王憲章氣都來不及喘地跳過了第三、第四道鐵絲網，右手的中指刮掉半個，全身的氣力頓時枯竭。印度兵把他送到醫院，端了白糖水給他喝。被辣椒水吓破了膽的王憲章，一看見水就抖起來。十月二十三日，王憲章回到祖國懷抱。他一到板門店就熱淚橫流，一直哭到醫院。這幾天，一和親人談話，他的眼圈就發紅。他反覆地說：「美國鬼子不把我們當人！要報仇！」他記得，當他受酷刑的時候，有一